

Eugène Le Roy

JACQUOU

· 插图本 ·

雅古复仇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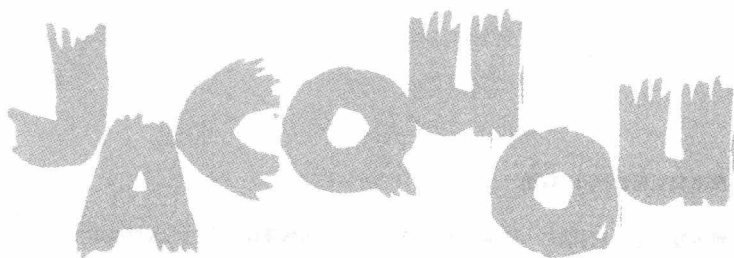
Jacquou le Croquant

[法] 欧仁·勒儒瓦 著 [法] 摩甘 绘 邱海婴 译

法国中学生
必读文学名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Eugène Le Roy



· 插图本 ·

雅古复仇记

Jacquou le Croquant

[法] 欧仁·勒儒瓦 著 [法] 摩甘 绘 邱海婴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雅古复仇记/[法]欧仁·勒儒瓦著;[法]摩甘绘;邱海晏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02-008604-7

I. ①雅… II. ①勒… ②摩… ③邱…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8262 号

Eugène Le Roy

Jacquou le Croquant

© Éditions Gallimard, 1982, pour les illustrations de Morgan

特约策划:杜 晗

责任编辑:黄凌霞

装帧设计:张志全

雅古复仇记

[法]欧仁·勒儒瓦 著

[法]摩甘 绘 邱海晏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78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1.75

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8604-7

定价:25.00 元

献给

我的朋友阿尔希德·杜梭利埃^①

① 阿尔希德·杜梭利埃(Alcide Dusolier, 1836—1918), 本书作者勒儒瓦的当代人, 文人、记者、政治活动家。——本书脚注除注明原注外, 均为译者注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38
第三章	072
第四章	115
第五章	144
第六章	197
第七章	238
第八章	295
第九章	335
译后记	358
欧仁·勒儒瓦生平小传	361
国外评论	365

第一章

一八一五年是我记忆所能追及的最遥远的年代。这一年,外国军队开进巴黎,拿破仑被流放到海外的圣赫勒拿岛上去。埃尔姆城堡的老爷们都管拿破仑叫“科西嘉的吃人妖魔”。那时光,我父母住在上佩里戈尔^①地区的龚贝奈格田庄,是南萨克侯爵的佃农。龚贝奈格是一块贫瘠的领地,傍依着巴拉德森林。记得那年圣诞节前夜,我坐在壁炉边的小凳上,等着去城堡小教堂望子夜弥撒。等呀,等呀,总也不到时候。母亲在炉火前纺着麻线,一面还给我讲故事听,好使我尽量耐住性子。终于她站起身,走到门口,望了望天上的星斗,就回来对我说:

“该走了,我的乖乖。待我把火埋好,回来好用。”

她随即到做面包的地方拿来一段特意留着的胡桃树根,放在壁

① 佩里戈尔(Perigord),法国西南行政大区阿基坦地区现在的省份之一多尔多涅省(Dordogne)的旧名,分为白、绿、紫红和黑色四个区域。上佩里戈尔位于该地区东南部,因覆盖着枝叶阴郁的橡树和栗树,又称黑色佩里戈尔。

炉的铁杆架上,又在四周放了一些焦木柴和刨花。

炉火封好后,母亲就用条破旧的羊毛方巾把我严严实实地裹起来,又在我的背后扎了个结。她给我戴上针织便帽,将帽檐压得低低的,一直遮到耳根。接着在我的木鞋里放了些热木炭块。她自个儿则戴上棕色粗呢风帽,点着被油烟熏黑了玻璃罩的风灯,吹熄挂在壁炉上的油灯。走出家门后,她用钥匙钩将门反拴起来。然后把钥匙钩藏在一个墙洞里,对我说:

“你爸回来,会摸到的。”

户外,天空阴沉沉的,看样子很快要下雪了。大地上冻了,寒气逼人。我紧挨着母亲走。为了尽快赶到城堡,她拉着我的小手。可怜的母亲顺着我的小步子走,这样促使年仅七岁的我拼命迈动两条小腿,朝前赶路。不知多少次,我听住在毕麦格田庄的女邻居米庸谈起,南萨克家的几位千金每年都要到埃尔姆城堡小教堂里做马槽。我多么急切地盼望见到她讲述的这一切。我们走在硬实的小路上,木鞋发出脆亮的声响。这条小径在阴森森的荒野里很难辨认,母亲提着的那盏风灯的微光也只能勉强照个亮。走了一刻钟光景,我们上了一条布满石头的大路。这条被当地人称作“路嘉米费拉”^①,也就是“铁路”的大道顺着光秃秃的格里耶山宽阔山坡的坡底延伸而去。远处,可以看见去望子夜弥撒的人提着的风灯犹如鬼火一般在山脊或小路上闪动。而在田野里游动的点点星火是小伙子们提的灯。他们一边欢快地奔跑,一边用方言唱着我们祖先高卢人的一首古老歌曲。从方言译过来的歌词大意是:

① 路嘉米费拉(lu camí ferrat),音译佩里戈尔方言。



我们到达，
我们到达，
首领的宅前，
夫人，请赠给我们新年礼物榭寄生①！……
假如令媛已到芳龄，
夫人，我们请求得到新年礼物榭寄生！
假如她准备挑选郎君，
夫人，请馈赠我们新年礼物榭寄生！……
我们来了二三十个棒小伙，
渴望得到新年礼物榭寄生！
假如我们都已到当婚之年，
夫人，请赠给我们新年礼物榭寄生！……

当我们走到城堡的另一处庄园毕麦格时，母亲用一只手拢着嘴角，大声呼唤：“喂，米庸！”

米庸的身影立即出现在门口，回道：

“等一会儿，弗朗苏！”

不一会儿，她慢悠悠地抄近路赶上我们。

一见到我，她便问母亲：“怎么？你带雅古去！……”

“别提啦！他吵着非要跟着我去不可，吵到肚子痛。再说了，我

① 榭寄生，一种象征不朽和新生的植物。这首歌反映了高卢人新年之日赠送榭寄生的古老习俗。

家那位马蒂苏^①出去啦。我哪能把他一个人撂在家里呢。”

沿着源自森林的小道走不多远，我们踏上那条从里摩日通向贝日腊克的旧公路。顺着这条旧公路走了约莫一刻钟，我们来到通往埃尔姆城堡的大路。

这条大路原有六十尺宽，路两旁种着两行老榆树，路面铺着大石块。与大路平行的侧道上长满低矮的野草。夏天行走很是爽适惬意。如今这条大路已踪迹全无。大路笔直地通向坐落在山巅的城堡。城堡的尖屋顶、人字墙、大烟囱黑黢黢地巍然耸立在灰蒙蒙的天穹之下。

正当我们和半路遇到的几个人一起往山上爬时，天上开始下起鹅毛大雪。好大的雪啊！待我们爬到山顶时，个个都跟雪人似的了。上了年纪的妇女见到这纷纷扬扬的大雪都说：“瞧，圣诞老人拔鹅毛了。”那天晚上，城堡外层的大门敞得开开的。这扇大门开在一个堆堞状的、筑有枪眼的建筑物上，从前为防备刀砍斧凿用粗大的尖头钉加固起来。如今这个建筑物已被夷平。大门通向城堡的环形围墙。围墙四周开凿了宽阔的护城河。墙内即是城堡的建筑群。通往内院的拱穹下摇曳着一盏指路灯，照耀着入口和横跨在护城河上的旱桥。

在这固若金汤的壕墙深处，城堡的右侧，可以看到小教堂色彩斑斓的窗玻璃熠熠闪光。现在这座小教堂已荡然无存。母亲熄灭风灯，我们走进小教堂。

① 马蒂苏，雅古父亲的姓名叫“马丁·费拉尔”，马蒂苏是马丁的爱称。

嘿！里面可真是灯火通明！在教堂的祭坛区，石砌冢形旧祭台上摆满了蜡烛。设在一扇宽敞窗口下的、用青枝绿叶搭成的马槽刚刚被照得透亮。人们先沾点圣水在胸前划个十字，然后走到马槽前跪下，为躺在食槽里、身下铺满了金色麦秸的圣婴耶稣祈祷。马槽一侧立着一头若有所思的牛；另一侧则是一头浑身毛茸茸的驴，正扬起头准备到小饲料槽里衔干草。这一切真好看极了！马槽就像一个穴洞或山洞，里面布满了苔藓、黄杨和幽香沁人的冷杉。被墨绿色染得柔和的光线里，圣母身着蓝袍，坐在她刚出世的婴孩身旁。圣母旁边立着身穿绿外套的圣约瑟夫。他仿佛在用慈爱的目光端详着这一切。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几个牧羊人跪在地上，身边跟着几只牧羊犬。这些牧羊人手执曲柄棍，对着圣婴顶礼膜拜。马槽深处，是赶来礼拜圣婴基督的三贤人，他们长髯飘飒，携带着要送给小耶稣的礼品。树枝搭成的拱门下悬挂着一颗亮晶晶的星星。这是三贤人的指路明星……

我和在场的人都拼命睁大了眼睛，贪婪地凝望着所有这些美妙的东西。可惜不一会儿，弥撒的钟声敲响，我们必须离开这个专门给老爷用的祭坛。

所有的老爷、太太、小姐都来了。他们排列成行，步入教堂。走在最前面的是老侯爵。他全身穿着大革命前的旧服饰：短裤、白丝袜、金扣鞋，镶有雕镂钢制纽扣的褐色天鹅绒上衣，齐腰的彩绒绣花背心，一头撒粉假发，假发末梢扎条黑带，一直拖到上衣领。老侯爵挽着儿媳南萨克女伯爵。这是一位体态臃肿的贵妇，头发用条方巾盘着扎起来，穿一件紧身棕褐色裙袍，腰带几

乎系到腋下。

随后走来的是伯爵。他身穿英国式燕尾服^①和灰色紧身裤，携着他的长女。这姑娘虽已年届婚龄，可是还留着短短的髻发，像个小丫头似的。接着进来的，是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四个年龄在六岁到十七岁的小姐以及一个女管家，女管家牵着最年幼的那一个。

在农民们胆怯目光的注视中，这一大群贵族列队而过，径直走到祭坛前，在排得齐整的跪凳上跪下。

随即弥撒开始。做弥撒的是堂^②·昂贾贝神甫，从前在圣阿芒德高丽修道院^③做过修道士。他觉得城堡住得舒适，在这个地方待习惯了。辅助神甫做弥撒的是位金发青年。他脚登一双漂亮的薄底浅口便鞋，身着一条浅灰色长裤和一件小巧的黑色天鹅绒齐膝紧身外衣，衣领垂着绣花打衲颈圈。

举行领圣体仪式时，乡下妇女都戴起面纱静静等候。当然啦，那些老爷用不着动弹。神甫首先过来给他们授圣体。他们之中所有到了法定年龄的人都领圣体，唯独老侯爵例外。据城堡里的人说，他的胃功能极弱，向来经不起较长时间的斋戒。可是当地的老人却嗤之以鼻。谁都清楚地记得：大革命前这个老家伙既不信上

① 拿破仑上台后，许多贵族移居英国，旧王朝复辟后，重返法国。燕尾服正反映了他们那段流亡经历。

② 堂，修道院里给予院长神甫的尊称。

③ 圣阿芒德高丽(Saint-Amand-de-Coly)，一座位于黑色佩里戈尔地区的奥古斯丁式修道院，相传建造于公元七世纪。一八八六年被列为古迹。

帝,也不信鬼神,又不信阿韦西埃^①。阿韦西埃是个比魔鬼还神通广大、凶恶可怕的神秘家伙。

老爷们领圣体完毕,就轮到仆人。他们沿着祭坛四周的栏杆屈膝而跪。打头的是总管拉波里先生。他板着一副冷酷奸诈的面孔。仆人之后,方才轮到戴面纱的农妇、农民、城堡佃农、短工和其他一些像我们一样的乡巴佬。按规矩,凡在老爷手下干活的人逢年过节都得领圣体。这成了金科玉律。可是母亲这次没去参加这个仪式。事后,老爷把她训斥了一通。

弥撒结束后,堂·昂贾贝神甫把他的金色祭服搁在祭台一角。这时祭坛外围的栅门打开了。神甫让我们进入祭坛内,在马槽前祈祷。由神甫起调,大家先唱了一支古老的圣诞歌,然后各自做祷告。所有这群下跪的人一边喃喃地念着祷词,一边虔诚地望着面色红润、一头亚麻色胎毛的圣婴基督。忽然,圣婴张开臂膀,转动眼珠,扭过脑袋,发出新生婴儿的一阵啼哭……

此时,迷信的人丛中发出低低的一声“哦!”,一声既惊诧又赞叹的“哦!”。当然,这些善良的农民大都相信这是圣迹显现。他们睁大双眼,一动不动地待在那儿,巴望圣迹再度显现。

然而圣迹瞬间消失不复再来。我们成群结队走出教堂。大家议论纷纷、喋喋不休,有些人确信这是圣迹,有些人怀疑,真正不信神的人一个也没有。母亲到城堡厨房去点风灯。厨房设在塔楼楼梯脚旁,门敞开着,里面炉火正旺。多么阔绰诱人的厨房啊!带挂

^① 阿韦西埃(Aversier),相传是“地狱王子”。

钩的粗大铁铸柴架上一大捆薪柴在熊熊燃烧。火上烤着一只肥大的火鸡，圆鼓鼓的肚子里塞满块菰，香气扑鼻。壁炉台上，一个特制的架子上放着半打拷肉铁杆和相配的小铁杆，按大小排列齐整。规格齐全的平底锅挂在固定于墙壁的木板上，辉映出炉中的火光，闪闪发亮。平底锅上方挂着巨大的铁锅和淡金黄色深口大盆。几块搁板上放着一些紫铜或镀锡的糕点模子以及式样古怪、猜不出用途的器皿。巨大的长桌上铺着一块小桌布，上面摆着好几把菜刀，按大小排列得整整齐齐。桌上还搁了几个锻铁盒，里面分成数小格，盛辛香佐料。另外还放着两个摆满食物的炉算子，一名厨娘正把炉算子朝壁炉这边拉。一个上面摆着猪血肠，另一个上面搁着猪蹄，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放到火上烤了。长桌上还放着冷肉块和烤得黄黄的、看着很舒服的馅饼。

点燃风灯后，母亲向厨房里的人道谢，祝他们晚安。可是只有两个女人应答。而厨师对母亲根本不屑搭理。他穿件白上衣，戴一顶无边棉布软帽，傲慢地踱来踱去，对着手下人发号施令。

出了第一道门，过了旱桥，毕麦格田庄的米庸和其他几个人等着我们。大家就着我们的灯火，把自己的灯点亮后，就一齐往回走了。

雪一直下个不停。正如农妇们所形容的，“仿佛谁在大把大把地撒着鹅毛”。雪已下了约一尺厚，我们的木鞋深深陷在雪地里。同行的人陆陆续续走到归家的路口，与我们道声“晚安”后离去。到了毕麦格田庄，米庸也和我们分手了。母亲和我孤寂地朝家走着。大雪把我弄得精疲力竭。回家的一路上，我都是由母亲拽着胳膊

走的。

“你累了，”母亲说，“骑到我背上来吧。”

她蹲下身，我爬到她背上，两只小胳膊搂住她的脖子，而她用胳膊把我的小腿勾住，带到她身前。一路上，我不住地问母亲在城堡里见到的东西。问得最多的是有关圣婴基督的事儿：

“他活着吗，妈妈？……”

母亲是个没有文化的可怜的农妇，就连法语也不懂，然而却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她跟我解释说，这是用了某种机械的方法使圣婴基督动弹的。

母亲缓慢地、一个劲儿地向前走着，双脚深陷在松软的雪地里。每当我的身体有点下滑时，她就用腰劲把我往上托一下。她还不时地停下来，对着石块把木鞋上的雪磕掉。

起风了。凛冽的寒风把不断飘落的大雪刮得漫天飞舞。荒漠的原野一片洁白。连绵的山坡仿佛铺了一块巨大而凄凉的裹尸布，如同盖在不幸死者棺柩上的那样。一道道白线条勾勒出奇形怪状的栗子树的曲枝弯杈。落满雪花的蕨枝垂向地面。欧石南、松林下植物和荆豆，这些长得比较结实的草木上这儿一团那儿一团簇积着雪花。死一般的沉寂笼罩着这片荒芜的土地，就连母亲的脚步声都被厚雪吞噬，一点儿也听不到了。可是，当我们进入大加斯唐荒原时，一只在夜空里盘旋的夜鹰发出讨厌的怪叫声，令人毛骨悚然。

母亲步履艰难。被积雪埋没了的路很不好走。好几次她发现走岔了道，旋即又返回来。她就凭借一棵树、一大丛荆豆、一洼结了

冰的水坑这么来认路。我趴在母亲背上，尽管天很冷，渐渐地竟也晃晃悠悠地进入了梦乡，两只冻僵的手臂不由自主地松开了。

“抓好呀！”母亲对我说，“再过一会儿就要到家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力不能支，迷迷糊糊。突然，前面百步之外传来一声长嚎，犹如万针穿脑：“呜！呜……呜……呜……”这时我看到一只两耳尖尖颇像猛犬的大野兽，仰天嗥叫着。

母亲对我说：“别怕。”

她把风灯递给我，然后脱下木鞋，一手拿一只，一边相互敲击，敲出很大的声响，一边径直朝野兽走去。说实话，那时我多么渴望睡在温暖的床上，偎依在母亲身旁啊。我们走到离狼约五十步远的时候，那只狼几个纵跃便蹿到荒野里去了。我们走过去，四下察看，却没发现它的踪影。但是不一会儿，那凄厉的嚎叫声又在我们身后响起。“呜！呜……呜……呜……”这回听了更叫我害怕，我似乎觉得这只狼就紧跟在我们后面。母亲不时回过身，用木鞋击打出很大的声响，吓唬那只可恶的野兽。虽说这样避免了狼跟我们靠得太近，却未能阻止它一直在三十步开外的地方尾随我们。直到我们走进自家院子，关起栅栏，狼才离去。父亲还没回来。母亲从墙洞里取出钥匙钩，打开门内的插闩，随后急忙将门关上。

我们满以为可以烤到暖烘烘的火。不料那段搁在烤肉铁杆上的树根完全变黑，早已熄灭。

“啊！”母亲失声叫道，“这是不祥之兆。怕是我们要大祸临头了！”

母亲用根小树枝在灰堆里乱翻，找出几块火炭，往上面投了一

小束细劈柴，又将嘴唇贴在一根铁管上朝柴堆里吹。火很快燃着了。

当我微微暖和过来，不再害怕狼了，就对母亲说：

“妈，我饿。”

母亲想到城堡里的年夜饭，对我说：“可怜的孩子！家里没什么好吃的……”她打开一口锅的锅盖，补充道，“这儿有块玉米团子给你。”

这块玉米团是掺水糅合、放了几片包菜叶煮熟的。里面没有一丁点猪油，而且冷冰冰的。我啃着玉米团子，脑海里浮现出在城堡厨房里看到的所有那些美味佳肴。毫不掩饰地说，这个联想使我觉得团子好像真那么难吃了。可在平时，我并没有这个感觉。哦，想虽这么想，我并不是很馋嘴的。那只塞满块菰的火鸡和那些馅饼并没有使我垂涎三尺。可是我很想要那么一根油黑发亮、色美味香的猪血肠……

为什么山上美味可口的食物应有尽有，远远超过需求，而我们家里却只有前一天剩下的冰冷难嚼的玉米团？虽然在我的小脑袋瓜里不十分明晰地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可无论如何，我总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母亲对我说：“你该上床睡觉了。”

她把我抱到她的膝盖上，眨眼工夫给我脱了衣裳。刚一躺下，我就入睡了，什么事也不再想。

第二天一觉醒来，我看到母亲在煮着汤的锅下面拨火，把火拨